

老牧场

「美」乔治·塞尔登著 「美」盖斯·威廉姆斯绘 郑岩译

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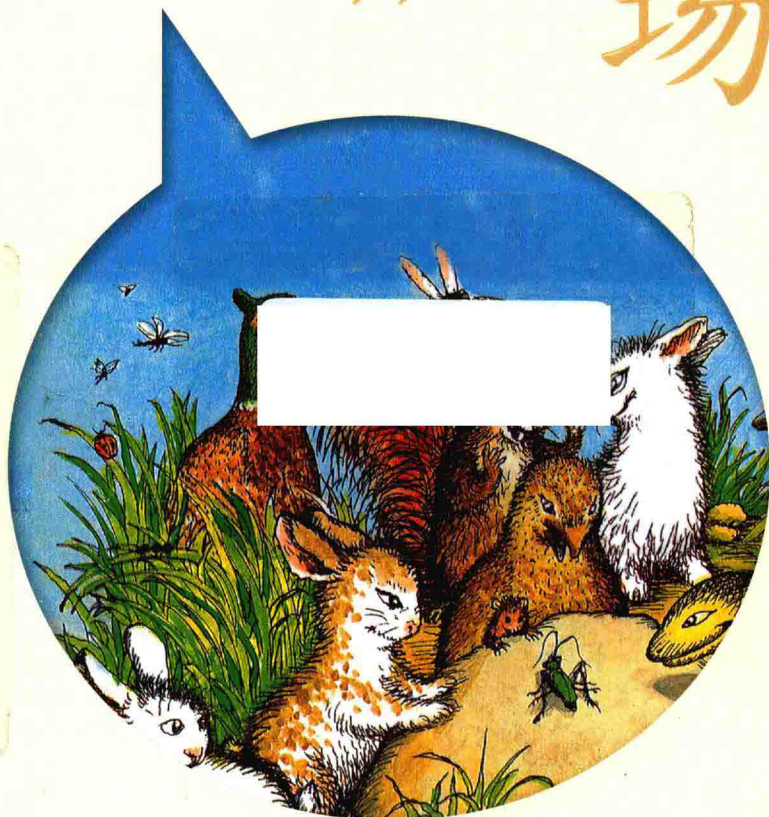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蜻蜓非常认真地听着，“你说吧，柴斯特。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……”柴斯特解释了一遍，也讲了那个很难实现的解决办法。

“不行！柴斯特！不行！”唐纳德叫道。

“可现在是危难时刻……”

”



老 牧 场

[美] 乔治·塞尔登 著

[美] 盖斯·威廉姆斯 绘

郑 岩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牧场 / (美) 塞尔登著; (美) 威廉姆斯绘; 郑岩译.

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5.2

(不老泉文库)

ISBN 978-7-5568-0423-8

I. ①老… II. ①塞… ②威… ③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4026 号

THE OLD MEADOW

First published by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LLC

THE OLD MEADOW, Story by George Selden, Pictures by Garth Williams

Text copyright ©1987 by George Selden

Pictures copyright ©1987 by Garth William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-2013-310

老牧场

(美) 乔治·塞尔登 著 (美) 盖斯·威廉姆斯 绘 郑岩 译

编辑统筹 魏钢强

责任编辑 雍敏

美术编辑 费广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
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20,000册

开 本 889×1230 1/32

印 张 6.25

插 页 1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0423-8

定 价 16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4-2014-1054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12056

目 录

1. 杜伯.....	7
2. 巴德先生.....	19
3. 阿什利.....	38
4. 松鸦 J.J.....	55
5. 辩论.....	73
6. 打斗.....	93
7. 越狱·第一篇.....	112
8. 一堂音乐课.....	126
9. 越狱·第二篇.....	142
10. 会议.....	155
11. 老牧场.....	168
12. 阿旺山.....	189



不老泉文库



麦克米伦世纪童书

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13号院7号楼康坊国际10层
邮编:100088 电话:010-82093837
新浪官方微博:@麦克米伦世纪出版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不老泉文库

二十世纪儿童文学传世佳作

献 给

静享阅读的你——

无论你是孩子,还是和这些书

擦肩而过的曾经的孩子

老 牧 场

[美] 乔治·塞尔登 著

[美] 盖斯·威廉姆斯 绘

郑 岩 译

目 录

1. 杜伯·····	7
2. 巴德先生·····	19
3. 阿什利·····	38
4. 松鸦 J.J.·····	55
5. 辩论·····	73
6. 打斗·····	93
7. 越狱·第一篇·····	112
8. 一堂音乐课·····	126
9. 越狱·第二篇·····	142
10. 会议·····	155
11. 老牧场·····	168
12. 阿旺山·····	189

杜伯

“瞧！他又过来了！”

水蛇沃尔特从乌龟西蒙的水塘里伸出脖子，伸的长度刚好让他的视线高出泥巴堆的上沿。松软的泥巴从三面环绕着他和西蒙整洁的住所，剩下的一面朝向小溪。溪水湍急，这让他们蔓绿色的家拥有了循环不断的新鲜水源。

“我真想咬那笨狗一口！”

“你才不会呢。”蟋蟀柴斯特说道。对于水蛇沃尔特的这种话，他听过不止一遍，所以不以为然。现在，柴斯特也住在西蒙的水塘里，更确切地说，是住在水塘边一根原木的洞里。那是西蒙和沃尔特帮他咬出来的一个家。柴斯特最初的家是一个舒适的空心树桩，可后来有两个超重的女士坐在上面，把它给坐塌了。

“你从不咬人。”柴斯特说。

“我可以试着咬咬看！”沃尔特发火了，“我毕竟是一条蛇！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身份。”

“沃尔特，你能老实点儿吗？”柴斯特命令道，“这事就算想想也不行，知道吗？”

“噢，好滴！”每当水蛇沃尔特精力充沛或是想要搞恶作剧的时候（他大部分时间都精力充沛，而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则想搞恶作剧），就会把“好的”说成“好滴”。生活中的这种文字玩笑很让沃尔特着迷，比如说，某些事和某些词怎么会那么不经意地突然冒出来呢，就好像他自己喜欢从西蒙那平静的水塘里突然探出脑袋一样。

“再说，不管谁去咬那条狗都得冒着长癣的危险。”乌龟西蒙呼哧呼哧地说。这只老乌龟早就在岸上摊开四肢，打起了盹儿，梦想着如果这个世界全都是由水和泥巴做的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当然喽，到时候还得有点儿阳光从水和泥巴外面照进来才行。

这确实是个美好的早晨，阳光普照大地，空气清新得仿佛能发出铃铛般清脆的声响。一阵清风拂过，好像一只无形的手稳稳地握着一把梳子，顺着一个方向梳理着牧场上绿油油的青草。可就在这个美丽的夏日，一只忧伤的胖狗正挪着沉重的脚步。他身上的毛打着结，里面还夹杂着带刺的种子，两只脏兮兮的耳朵耷拉着。他双眼发红，噙着泪水，看上去像是为什么事担忧了一整夜没睡——这的确也是事实。

“早上好，杜伯！”沃尔特兴高采烈地打着招呼，“早上好，拉巴—达巴—杜伯！干净整洁、心情愉快的狗狗！”



“早，沃尔特。”这条狗咕哝道，“早，西蒙。早，柴斯特。”他扑通一声趴在岸边。

乌龟西蒙和蟋蟀柴斯特都回了一句“早上好”，他们尽量让这句问候听上去充满喜悦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沃尔特用尾巴拍打着水面问道，“你这个精力充沛、热力四射的火球！”

“我可不是。”杜伯说道，又充满歉意地补充了一句，“而且我不会去纵火——肯定不会，柴斯特。”

“别担心，杜伯，我知道你不会。”蟋蟀柴斯特回答。他的声音里带着同情，还有一只昆虫的温柔，那种温柔虽显得微小，但很真诚，而且极其宝贵。他的叫声中也总包含着这种温柔，“巴德先生好吗？”

“我们都不太好。”杜伯是条混血狗，他的血统里肯定有一部分来自西班牙长耳狗，他的西班牙血统表现在耳朵上面；还有一部分血统体现在他越长越胖的身体上，“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担心了。”

“杜伯，小心你的耳朵！”沃尔特叫道，“它们耷拉到泥里了。”

“谁在乎呢？”这条狗叹了口气，“巴德先生根本注意不到。你知道他有多担心吗？他现在都懒得给我洗澡了。”

水蛇沃尔特沉下水面，慢慢地往下潜水，最后只剩下一双眼睛露在外面。他使劲儿盯着那条趴在岸上的狗，

觉得他又可怜又可恨。

“那些人又来了吗？”柴斯特问道。

“是的，”杜伯抱怨起来，“这次来了四个！”

“也许他们不是从赫德利镇委员会来的……”

“他们就是从那儿来的。他们满口都是那些词，什么‘不堪入目’‘不体面’，还有那个新词是什么来着？‘千夫所指’！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但听上去糟糕透了。”

“是挺糟糕的。”柴斯特说。

“有一个人甚至说：‘这间破烂的小木屋降低了整个老牧场的格调。它绝对让老牧场的魅力大打折扣。’”

“真是个混蛋！”沃尔特哗啦哗啦打着水面。

“对，巴德先生威胁说要用扫帚赶他。不过我们家的扫帚上周已经折成两截，所以我觉得就算要拿它打人也不疼。”

“巴德先生打你了吗？”沃尔特很严肃地问道。

“当然啦。那些人走了之后，他还能打谁？不过他并没有动真格的，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真打。”

“那也不行！”

“哎呀，沃尔特，别说了！”蟋蟀柴斯特说道。

沃尔特试图咆哮以示抗议，但他毕竟是一条蛇，所以他的咆哮只能发出嘶嘶声。他把头埋进水塘里，在平静的水底消了消气，之后再次只把眼睛露出水面。

“你不明白，沃尔特，”杜伯解释道，“巴德先生其实是因为害怕。这都写在他那两条浓密的白眉毛下面，他胡子后面也写着呢：他怕得要死。”杜伯十分担忧，这条胖胖的混血狗心中无形的忧伤，在夏日燥热的空气中盘旋。他的伙伴们都能感受得到他的担忧。这些日子，这个担忧与他如影随形。

柴斯特试图打破沉默：“那个……不是还没有人说‘回收房屋’之类的话嘛，也没人说镇委会要投票拆掉他的房子啊，对不对？”

“只是还没到时候。”杜伯的声音听上去很消沉，他的下巴耷拉在岸上，陷在泥巴里。

“喂，要心存希望！心存希望！”蟋蟀柴斯特唧唧叫着，“是吧，沃尔特？”

“是的！要心存希望。”不过，水蛇沃尔特的希望太有气无力了，他直挺挺地沉了下去。

“要是他们真把他赶出去，拆了他的房子，再把他送进养老院，简直就是要他的命。”杜伯说道，“我知道，他迟早有一天会死，但在死之前，他肯定会先把养老院拆个稀巴烂。”

“要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干。”乌龟西蒙说道。

“至于我，”杜伯叹了口气，这是他这样的大肚子混血狗能叹的最大的一口气，是一种他体内史宾格猎犬血统的叹息，“我只能去流浪街头。他们肯定不会把我带

回‘小狗镇’。”

“我以前听说过这地方。”沃尔特喃喃地说道，他的眼神又开始闪烁起来，“‘小狗镇’又叫‘小狗城’。”

“嘘！”蟋蟀柴斯特压着嗓子叫道。他意味深长地瞪了沃尔特一眼。那意思是说：“别出声，杜伯已经非常郁闷了，他现在总算想到点儿别的东西，回忆可以让他减轻痛苦。”

“‘小狗镇’。”杜伯的双眼凝视着前方，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过去。然后他咯咯地笑了起来，他那个因为上了年纪而耷拉着的大肚子发出轰隆隆的声音。柴斯特没有大肚子，但每次听到杜伯酝酿出那种笑声，他也总想咯咯笑一下。

“啊，‘小狗城’。”沃尔特说着，叹了口气，靠在一道水波上，那水波就像一把摇椅。沃尔特等着杜伯讲他过去的故事。不过他听的次数太多了，所以刚听到这里就昏昏欲睡，像是在听摇篮曲。

西蒙也在泥巴里慵懒地伸展了一下身体，而柴斯特则换了四条腿站着，好让自己更舒服地享受正午的阳光。

“我想，我爸爸要么是条西班牙长耳狗，要么就是条史宾格猎犬。”杜伯开始讲起他的过去。这让他放松下来，因为这是以前的事情，对现在的他不会造成什么伤害，“我妈妈可能是条巴塞特猎犬。不过阿格尼丝·弗卢格认为，谁也不知道我妈妈到底是什么犬。当我第一次睁开